



汉《娄寿碑》拓本探究

彭翰墨

(中国美术学院, 浙江 杭州 311400)

【摘要】《娄寿碑》全称《汉玄儒娄先生碑》，是一件在清代影响甚大的汉代碑刻。本文通过对《娄寿碑》现有的碑石拓本情况进行分析研究，发现其拓本版本仍存有争议，“华氏本”为现世所存较真拓本，前缺四十八字。沪上李平书先生又有“平泉本”，为全字本。对比发现，《娄寿碑》或有重刊之石才会有全字本拓本。

【关键词】娄寿碑；汉代隶书；拓本

《娄寿碑》，全称《汉玄儒娄先生碑》。《娄寿碑》横 25.5 厘米，纵 39 厘米，有碑额 6 字，正文 291 字。

先生讳寿，字元考，南阳隆人也，曾祖父，攸《春秋》，以大夫侍讲，至五官中郎将，祖父太常博士，徵朱爵司马，亲父安贫守贱，不可营以禄，先生童孩多奇，岐嶷有志，挽发传业，好学不厌，不攸廉隅，不飭小行，温然而恭，慨然而义，善与人交，久而能敬，荣且溺之耦耕，甘山林之杳霭，遁世无闷，恬佚净漠，栖迟衡门，下学上达，有朋自远，冕绅莘莘，朝夕讲习，乐以忘忧，郡县礼请，终不回顾，高位厚禄，固不动心，粗降大布之衣，赧答蔬菜之食，蓬户茅宇，绳枢瓮牖，乐天知命，惟乎其不可拔也，是以守道识真之士，高尚其事，乡党州邻，见亲爱里，年七十有八，熹平三年，正月甲子，不禄，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，刻石作铭，其词曰：皇矣先生，槁德惟明，优于《春秋》，玄嘿有成，知贱为贵，与世无争，栖迟衡门，礼义滋醇，穷下不苟，知我者天，身歿声邈，千载作珍，绵之日月，与金石存。

从碑文来看，其讲述了娄寿先生的生平，娄寿一生没有丰功伟绩，幼时聪颖好学叫人称赞，成人后也并没有去追求高官厚禄，是一个有个性、有自我追求的儒生。娄先生在当

时能够有“荣沮溺之耦耕，甘山林之杳霭。遁世无闷，恬佚净漠”的心态，却被乡亲们认为他安贫乐道，“乐天知命，惟乎其不可拔也”，足以说明娄寿先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，也难怪只是一个普通乡绅，死后却有人为他立碑，其门人溢玄儒娄先生。《娄寿碑》碑额“娄”字尤奇，曾有人以为是“翟”字，古人以李阳冰篆文假证方释为“娄”。据碑文记载“熹平三年，正月甲子，不禄……”可知其确切的立碑时间为东汉熹平三年正月甲子（公元 174 年）。此碑书风近《史晨碑》《华山庙碑》一路，为比较规正婉丽的汉代隶书，碑额有篆书作“玄儒娄先生碑”。最早著录此碑者是北宋欧阳修，其《集古录》谓：

余率县学生亲拜其墓，见此碑在墓侧，遂据图经迁碑还县，立于敕书楼下，至今在焉。

欧阳修为保护碑石将《娄寿碑》迁至乾德（今湖北光化）县敕书楼下，后并无记载于何时亡佚。王象之所著《舆地纪胜》之四卷《舆地碑记目》谓：“汉玄儒娄先生碑，旧在谷城今移在光化军。”欧阳修将《娄寿碑》移至乾德敕书楼下后，直到南宋王象之节录所著《舆地纪胜》完成，《娄寿碑》一直是在光化从未移动。而后关于《娄寿碑》之记载，或是重

复《集古录》中迁碑之事或是解释碑文异体字。洪适的《隶释·隶续》、都穆撰《金薤琳琅》等著录都记载了欧阳公迁碑于光化。由于无准确记载，已无从得知碑石于何时亡佚。据笔者查询考古资料，湖北光化的老河口五座坟墓中发现了“娄铉考印”，这五座坟便是欧阳修拜谒的娄寿墓，从而发现了《娄寿碑》。

《娄寿碑》传世仅留有拓本，影印出版的有《真赏斋藏宋拓汉娄寿碑》，是天津古籍书店1990年根据华氏真赏斋宋拓本民国出版的珂罗版影印本。此拓本后有丰道生、朱彝尊、何焯、钱大昕、龚自珍等人题跋；及清末大臣归端方后，又有诸家题字观款。《汉娄寿碑》是商务印书馆于1919年印刷的珂罗版线装本，此本前有何绍基、刘与权等人对《娄寿碑》的题签，内有“宋拓汉娄寿碑”六字。此二本同为华氏真赏斋藏本，失数页，缺48字。自“营以禄”起，篆额“玄儒娄先生碑”亦无。一直以来，都以华氏真赏斋本为传世较真，为剪裱本，许多专家判断确为宋拓。

在1912年，沪上平泉书屋主人李平书先生得到了一本全字本《娄寿碑》。据杨守敬《平碑记》载：

石久佚，无锡华氏藏宋拓本，缺首数页，自“营以禄”起。余所得桂未谷（馥）双钩刻本，即据是本也。又闻张叔未（廷济）藏首尾完具，无一字缺失，闻所未闻。记之以俟他日再访。

李平书在得到全字本《娄寿碑》后（后人称之为“平泉本”），请名家堪考，“经诸书家审定，确为宋拓”。以李氏之声望，所请教之名家当非泛泛之辈。为使该拓流传，李氏购珂罗版机一台，又请日本人丰仓氏为技师，经反复实验，最终印成精装平泉书屋藏足字本《娄寿碑》240部，因其印制精美且数量极少，得之者视如拱璧。时至今日，更是少之又少。笔者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也见得一本全字本《娄寿碑》，题签却为《唐拓娄寿碑》，上写有“临川李氏八宝之一”，落款为“寿春张坤伯先生珍藏痴斋公时题签”。书内附有张坤伯先生像，并写道：

唐拓汉玄儒娄先生碑为海内第一孤本，以真赏斋藏本较此本尚缺去四十八字，且字迹模糊难辨，诚有霄壤之别。盖此拓不但碑字完全无缺，且字迹鲜明，一点一画风神骨力姿势生动，当为人间至宝。

书后有李平书先生题跋：“展览数过确信为宋拓无疑，坤伯先生宜珍之，上海李钟钰识，时年七十有四。”李钟钰先生判断为宋拓，而非唐拓，为何封面题签却是唐拓呢？书后还有许世英先生题跋：“此本纸纹深厚古墨飞霜精气内敛宝光外发当是宋以前拓本。”许世英先生又断定为是宋以前拓本，可此碑最早访得便是北宋欧阳修，何来宋以前拓本之说呢？据笔者对比“平泉本”与浙江图书馆馆藏“唐拓娄寿碑”，“唐拓娄寿碑”后有李钟钰题跋，“平泉本”后也有李钟钰题跋。从李钟钰先生对两本的题跋可以判断出，李钟钰先生是先得到了一本全字本并且进行了自印出版，“平泉本”后李钟钰先生题跋落款为“中华民国四年三月上旬古沪李钟

钰识”，民国四年为公元1915年。“唐拓娄寿碑”后李钟钰先生的题跋落款为“时年七十有四”，为公元1926年。由此可知李钟钰先生是后鉴定“唐拓娄寿碑”为宋拓无疑。且不说是否宋拓无疑，《娄寿碑》最早是北宋欧阳修访得，“唐拓”这一鉴定肯定是不够准确的，至少也得是宋拓。而李钟钰先生已经得到了全字本，再来看张坤伯先生藏本便断定为宋拓无疑。但笔者判断两本应出自同一石碑，两本都是全字本，且有碑额。

据听云馆主王舒先生考证，借助现代工具，将二碑同比例放大，在相同位置一分一厘之比较，发现两拓片虽字迹相同，但并非出自同一块石碑。也就是说，全字本与华氏真赏斋本并不是同一块石碑所拓。王舒先生的结论为，“平泉本”是以宋拓原本复制，而非《娄寿碑》原本。笔者认为，“平泉本”字迹清晰且碑面风化损坏较少并且有清晰的碑额，而“华氏本”字迹模糊碑面风化损坏较多，人为做旧的可能性不大，毕竟此碑自熹平三年到欧阳修将其“迁碑还县”，历经八百余年。风化磨损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，且娄寿并非历史名人，去世后“玄儒”二字尚属私谥，《娄寿碑》也算不上“重点文物”，是可以拓捶随意的，加之欧阳修将其写进《集古录》，也为《娄寿碑》带来了关注度。两件拓本，一件损坏严重一件损坏较少，那么笔者认为“平泉本”应是宋或宋以后重刊后的拓本，而“华氏本”为《娄寿碑》原本的拓本。其余如“天一阁藏本”“苏州蒋氏宋本”等，虽见著录，但未见流传。

再回到“平泉本”，笔者更倾向于“平泉本”是清代时期复刻后的拓本。复制碑刻一般分为三种方法，一是翻刻，二是印刷，三是双钩。沈曾植《跋残本娄寿碑》曰：

传古碑有二法，一者摹刻，一者双钩。论者多左袒双钩。然余见娄寿原刻，双钩本所得，犹不若此覆本所得多也。要之，非亲接中郎，不能识虎贲似处。宣统庚戌孺卿记。

《娄寿碑》也曾有翁方纲，钱泳等对其进行过双钩，并且刊行，翁方纲有书《咏双钩娄寿碑诗册》。《娄寿碑》的双钩补本，将华氏本缺字数补齐后方进行刊行。翁方纲收到好友钱泳寄来的《娄寿碑》双钩本后，喜获至宝反复观看，观后给钱泳的回函中录写了自作七言古体诗一首，以诗论述了《娄寿碑》的价值及拓本的流传情况，“赋此报谢”钱泳。“夏承娄寿配石经，丰人叔赋我夙聆。”由此可知清代书法家对《娄寿碑》有进行双钩并刊行，当时重刻本在市面上有很多，桂馥根据双钩本进行上石。据杨铎《函青阁金石记》卷三跋《汉元儒先生娄寿碑》记：“双钩本桂氏刻之容园，重刻兵燹后板又不存。”说明桂馥的重刻本由于战乱也未能留存下来。“道光戊申孟秋晤商城杨石卿（铎），见其双钩印本，借临过。越三载，庚戌仲冬日照许印林（瀚）邮赠以一帙，因谋重铎以广其传。”杨守敬编《激素飞清阁碑记》九卷将双钩汉碑集合影印出版，刊刻工细，其中就有双钩《娄寿碑》。而受惠于桂馥双钩重刻本的书法家有杨铎、许瀚和杨守敬。传闻顾文洪将《娄寿碑》重刊于济宁。孙臬崑先生也对此进行过深

入的调查研究，曾经求教于包备五先生，但济宁当时存档的所有资料中并没有关于此碑的任何记载。顾文洪是否重刊于济宁还不得而知，但从现有的《娄寿碑》的多方资料可以知道，确有重刊之事。清代谢堃《书画所见录》就记载其曾收藏过《娄寿碑》的双钩刻本。

笔者将现有的拓本进行对比发现，“华氏本”与“平泉本”并非出自同一石碑，那么一定有一本出自重刊石碑，但由于原碑资料缺失，重刊石碑的时间已经无从考证。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《北来（妙极）札》尝言：“惟《娄寿》双钩本，弟应酬作书往往临此，故未寄耳。”此时的“《娄寿》双钩本”是黄易进行临摹唯一可以依赖的可靠范本，娄寿碑原石早佚，原拓仅见孤本存于世。检黄易《小蓬莱阁金石目》曾著录云：“重刻娄寿碑。八分书。熹平三年。原石在湖广光化军，今佚。易有明人赵灵均摹本。长洲顾芦汀摹刻。”此处的“明人赵灵均摹本”应该就是黄易书札中所言“《娄寿》双钩本”，系原拓早期双钩本。在选择娄寿碑的临摹对象时，于原石双钩本与重刻拓本之间，黄易坚定地选择了前者。可以说当时普遍看重双钩本过于重摹本。

笔者更偏向于“平泉本”为重刊石碑拓本，毕竟“平泉本”的风化磨损程度更小且更完整，碑额的风格与当时汉碑流行的风格也不相似，包括其中一些字法和官职上的用词错误，都是值得推敲的。而“华氏本”是已经经过了明清大家

的鉴定，确为宋拓，跟最早由北宋欧阳修访得此碑时间也能贴合上。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云：“端方散出时在陈淮生处见到，后归上海刘惠之。此拓本今不知所在。陈淮生云娄寿碑不是原石拓，但现有拓本以此最佳。”

由此，“华氏本”较“平泉本”而言，笔者认为“华氏本”应是原拓，“平泉本”在一些字法上更加偏向于清代书家的书写习惯，“平泉本”应是清代重刊后的拓本。

作者简介：

彭翰墨，女，湖南长沙人，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高文. 娄寿碑全文·汉碑集释(修订本)[M].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2] 欧阳修. 集古录跋尾[M]. 邓宝剑, 王怡琳, 注.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
- [3] 王象之. 舆地纪胜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2.
- [4] 叶喆民. 中国书法史论[M]. 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13.
- [5] 王舒. 平泉本《娄寿碑》考[N]. 书法报, 2001-12-31.
- [6] 翁方纲. 行书咏双钩娄寿碑诗册[J]. 中国书法, 2015(19): 132.
- [7] 孙泉菀. 《娄寿碑》研究三题 // 全国隶书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集[M]. 郑州: 河南美术出版社, 1998.